圖書開本之憂

以前買書，主要考慮的是價格，現在買書，除了價格，還要考慮開本。因爲，現在圖書開本之多，之亂，之濫，之怪，到了讓人無法招架，無法忍受的地步。

中國傳統的線裝書大都開本闊大，字體疏朗，加之紙質輕柔，頗便於卧讀，因此，過去的讀書人大都變得慵懶，散漫。自西方印刷術傳入之後，線裝書逐漸退出舞台，鉛印的圖書字體清晰規範，幅面也漸漸縮小爲32開本。這種32開本符合黃金分割率，便於攜帶和插架保存，而且，也節省紙張。除了大部頭的工具書、畫冊之外，大多數圖書都採用32開本。因此，人們的書架、書櫃也基本按照32開本設計，使有限的空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圖書的開本變得豐富起來。一是變大，二是變怪。現在，過去那種普通32開本的書幾乎見不到了，早就爲大32開本所取代。漸漸地，大32開本也不多見了，又紛紛改爲國際32開本。過了一段時間，又覺得國際32開本還不夠大氣，不夠檔次，乾脆改爲小16開本。如果說單純在開本上如此變化，還勉強說得過去，因爲畢竟還算是規範。但設計者並沒有到此爲止，他們或是易長爲方，或是易方爲長，要麼在上書口裁去一塊，要麼在外書口切去一刀，就差把書變成圓形、菱形或是不規則多邊形了。

少數設計者過足了標新立異的癮，卻苦了大多數讀書人。本來，書架上的一格可以放前後兩排的，現在祇能放一排，而且還不能立著放，祇能統統卧倒，一本本地摞在一起，而這些大開本、異型本的下書口又沒有書名，找起來就要「左顧而右盼」「上下而求索」。不誇張地說，現在要想找一本書，就如同完成一項工程那麼不容易。因此，實在找不到，也祇能再去買一本，而這樣一來，無疑又增加了找書的難度。

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同一部書竟然是不同的開本。範文瀾先生和他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們寫的《中國通史》，前10冊的出版時間雖跨度達40年之久，但卻保持了同一的開本、版式、字體、字號以及裝幀，擺在一起頗爲整齊。突然在2007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第11、12兩冊，封面重新設計，開本改爲國際32開，比前10冊寬、高各增加近一厘米，把這12本書擺放在一起怎麼看怎麼彆扭。

現在，出版社經常抱怨讀者不買書，造成圖書的大量積壓，資金週轉困難。實際上，大多數讀者依然還是樂意買書、藏書的，祇不過是，出版者需要多爲讀者著想，千萬不要爲了一味趕時髦，「與國際接軌」而給讀者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說得更明確一點，至少，要讓人家買了書便於存放，而不至於束手無策，左右爲難。總不能讓讀者爲了存放這些方不方、正不正的異型本圖書而去再做一套書櫃吧！如果一本書在外形上就讓人感到不舒服，那麼，這本書的銷路也就可想而知了。

畢竟，圖書不是時裝，不是越變換花樣就越能受到讀者青睞的。

一粒鹽

一粒鹽，發了脾氣就是海。

同樣的，一個海，火氣消了就是鹽。

一粒奔走世間的鹽，鹹，是他的性格，亦是他的小脾氣。我經常看到海水與岸打賭，雖不知道他們賭的內容，但每一次都是海輸了——甚至輸得沒有了褲子——也就是說，海輸得沒了褲子，就變成了鹽。

當然，鹽是海的結晶，如果說大海是一本書，那麼，鹽就是他的內容提要，或者中心思想。其實，每一粒鹽，都是象形文字，每一陣海風，都是翻閱的手指。我們把一粒粒鹽排列起來，就是一篇文章，至於這篇文章能否傳世，那就看鹹的力度有多大了。如果所有的鹽都奔跑起來，如果沙灘再作紙，那麼，每個大海都可以說是一部字典了。有人在這部字典裡，查到了酸，有人查到了甜，當然，更多的人，查到了苦、辣、鹹。

一般來說，大海對每一粒鹽都是嚴格要求的，比如，他要求鹽團結身邊的每一份水，不要亂髮言，不要起哄，不要在月亮的誘惑下，把浪搬上沙灘，更不要把沉船抬出海面……有些鹽是很聽話，但有些鹽卻是忍不住的，比如浪花，可謂愛出風頭的鹽。

不知大海有沒有愛情？我甚至懷疑大海雌雄同體，白天，激動得像個男人，到了晚上，才溫柔得像個新娘。不知，在這裡面，鹽起了什麼作用？倘或沒有鹽，大海還能叫大海嗎？或許，鹽，是大海的荷爾蒙。

有一次在海裡游泳，突然感覺那些像我一樣，正在這個海裡游動的魚，就是一粒粒鹽，鯨魚是最大的一粒，海鰻是最軟的一粒，章魚是最不規則的一粒。當然，這些魚兒，都是粗鹽，自然狀態下的粗鹽，而那些洗海水澡的人們，卻是一粒粒細鹽。我喜歡那些泳姿優美的女性，她們永遠活在安徒生的童話裡，如此說來，每一個女人到了海裡都是美人魚，她們的每一個泳姿，都是對大海這缸鹽的一次加碘。

或許，每個人的內心都藏著一個大海，紅細胞、白細胞都是不同規格的鹽。大海不能直立行走，我們就代表他在人間走動——說到走動，我想起了一次月夜的步行，那是在鄉村，我像一痕掉隊的海浪，被塗抹在草葉上，祇感覺月光多麼的鹹——彷彿月亮就是一粒最大的鹽——正在一點一點地融化，滴下來了，就變成了月光，這是一種多麼認眞的月光，它躡手躡腳地來到凡間，把樹醃出了影子，把風醃出了呼吸，把道路醃得像一根根蘿蔔條……甚至我的影子，也被醃成了一根蘿蔔乾，可以供某某人「在老的時候下酒……」當然，我在鄉村的夜晚，也看到一些雞受不了這種鹹，被醃出了半夜雞叫。這樣的時刻，我不能不想起早逝的父親，好像在那個世界動了動，我知道，那是一粒早年的鹽在輕輕地翻身。

鄉村的夜，或許是另一片海，那些燈火，則是另一種形式的鹽，這麼多年，他們一直在暗夜裡不停地閃爍——也正是因爲這些燈盞的堅持，夜才澎湃得更像夜……黎明的灘塗上，將會有一些天鵝提前醒來——是的，這些早醒的天鵝，是注定要在天空飛翔的鹽，且是潔白潔白的。

祇要鹽不死，大海就不會消失。

季羨林的幽默

剛剛去世的國學大師季羨林教授，不但學貫中西，著作等身，而且也是一位十分幽默的智者。他的幽默，既體現在作品中，也表現在爲人上。幽默使他的作品更富情趣，也使他的人生更具光彩。

季羨林的幽默，更多地出現在他飽經滄桑、看淡紅塵的晚年。即使回憶文革時那段被關進「牛棚」慘遭迫害、備受凌辱的非人生活，他仍不乏辛酸的幽默。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寫的《牛棚雜憶》中，就有許多地方是用諷刺幽默的筆觸來寫荒唐、醜陋的往事。如書中寫建「牛棚」：「我們親手把牛棚建成了，我們被『請君入甕』了。牛棚裡面也是有生活的。有一些文學家不是宣傳過『到處有生活』嗎？」接著他又寫了「四句歪詩」：「大院建成，乾坤底定。言順名正，天下太平。」寫被批鬥，他說：「今年我有資格了，可以被當『鬼』來鬥了。」「回到黑幫大院以後，脫下襯衣，才發現自己背上畫了一個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來，綁上一根帶葉的柳條。根據我的考證，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閻羅王殿一樣的黑幫大院，現在卻顯得異常寧靜、清爽，簡直有點可愛了。」這種含淚的微笑，隱而不露的嘲諷，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文革」的黑暗，比聲嘶力竭的控訴更爲有力。

晚年的季羨林，身處太平盛世，可謂生活在一片讚譽和掌聲之中。生活條件好了，榮譽多了，地位高了，可他仍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不被榮譽的光環所迷。他的本色的幽默也像泉水一樣，不時地從他的作品和言談舉止中湧流出來，凝結成一朵朵智慧之花。

季老晚年的幽默，常顯示出他做人的低調、平淡。如對人們加給他的「國學大師」稱號，他就不認同。他說：「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佔『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季羨林：《病榻雜記》）對外界送給他的其他榮譽稱號，他也不願接受：「近幾年來，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一片虛名，套在了我的頭上，成了一圈光環，給我招惹來了剪不斷理還亂的麻煩。這個會長，那個主編，這個顧問，那個理事，紛至遝來，究竟有多少這樣的紙冠，我自己實在無法弄清，恐怕祇有上帝知道了……」（季羨林：《大覺明慧茶院品茗錄》）這些肺腑之言，都充分表現出這位國學大師的務實和謙虛精神。

自己虛懷若谷，對別人雍容大度，但對社會上一些醜惡的東西，季老卻嫉之如仇。他的幽默武器，有時直指社會上的不良風氣：「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眞有那麼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爲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季羨林：《我這一生》）季老這看似消極的反語幽默，發人深思，催人猛醒，讓人讀後，在會心一笑中產生強烈共鳴。

也有一些幽默，是季老的「即興發揮」，流露出一個寬厚長者對人生和自己的善意調侃，讓人從忍俊不禁中受到啓迪。如有一次，季老的護工岳愛英用輪椅推他時，方向不是平常的順時針，而是逆時針方向。季老說：「你怎麼這麼轉啊。我本來就糊塗，這樣我不是更糊塗了嗎？」護工跟季老打趣說：「不是難得糊塗嗎？」季老自嘲說：「我現在糊塗也不難得了。」（蔡德貴：《先生口述史再也聽不到了》）

綜觀季老的幽默，絕不是一般的做秀搞笑，而是大智慧的閃光，是他「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坦蕩人生的寫照。正如評論家菊影所言：「季老的幽默，是他人格山巖上開出的小花，一叢叢，一簇簇，雖不是漫山遍野，但足以顯露生機與活潑。這是一種能給人力量與溫暖感的幽默。」

星光大道

據說尖沙咀東部的「星光大道」，是遊客的必遊景點。有朋自內地來，於是領他們前去遊覽。我自己也是第一次造訪，覺得眞是見面不如聞名。

除了李小龍、成龍和一些當紅的演藝明星之外，其他「星」對於內地朋友們來說，皆聞所未聞。

我因有一點年紀，對上個世紀的紅星也略知一、二，於是充當了臨時解說員。可是，當我告訴他們，李麗華當年紅極一時，是個尤物，他們便問我，這麼漂亮，爲什麼不配個照片給大家看看？是啊！謹問旅發局諸君：爲什麼不給每顆星星配個照片和生平介紹之類？

看來這條大道的設計者，祇是把美國的那條星光大道照搬過來，未有認眞地花過腦筋，結果便成了這樣一條黯淡無光的「星光大道」。

其實，現時大道旁那些光禿禿的欄杆，完全可以將之變成介紹這些演藝名人的「星光長廊」（靠海的那一側當然除外免擋住海景），照片最好眞人大小，方便遊人與之合影。現在影來影去祇得一個李小龍。踏著鑲嵌在地上那些祇有名字，間或有對分別不大的手印的「星星」，不消一刻鐘，朋友們便興致索然，趕緊跟李小龍的塑像拍了幾張照片便嚷著要走了。

古今盜墓第一狠：吳國大夫伍子胥

在中國盜墓史上，伍子胥當屬「盜墓第一狠」。伍子胥狠在哪？狠在「鞭屍三百」。他的這一行爲，創造了一個盜墓派別——「復仇派」，影響深遠。

伍子胥是楚國人，父親叫伍奢，哥哥叫伍尙。當時，楚國的國君叫熊棄疾，是歷史上有名的好色君主楚平王，因爲好色，引出了下面的一段故事，也讓伍家蒙受了災難。

熊棄疾當了楚王后，安排伍子胥的老爸伍奢做了太子太傅，費無忌做太子少傅。伍家的禍也就出在伍奢當了太子熊建的老師後。太子很尊重伍奢，但不太喜歡費無忌，因爲費無忌爲人不厚道，心眼多。太子對自己這樣態度，費無忌很難過，想著法子要治治太子和伍奢。

太子長大成人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楚平王便派費無忌到秦國給太子娶親。這位將來要做楚平王兒媳婦的秦國女孩，長得相當漂亮，風韻迷人。知道楚平王生性好色的費無忌，便趕緊跑回國，獻媚討好楚平王，建議楚平王自已娶回做老婆，另外給太子重找個媳婦。楚平王還眞聽信了費無忌的話，把已下過聘禮的兒媳婦收進了自己的後宮。

費無忌將太子的媳婦挖給楚平王后，藉機離開太子，前去侍奉楚平王。但他擔心哪一天平王死了，太子繼位就麻煩了，說不準會殺了自己。於是玩起離間術，不時在楚平王面前詆毀太子。這樣，太子與楚平王的關係變得疏遠了，被派出守邊。

費無忌似乎不置太子於死地不罷休，他又意欲讓楚平王另立太子。楚平王招來伍奢問，太子是不是因爲秦女的事情記恨於心，會進城作亂？伍奢自然說沒有。經不住費無忌的詆毀，楚平王一怒之下，把伍奢囚禁起來，同時命令城父邑軍事統領司馬奮揚去殺太子。

幸好司馬奮揚有良心，提前把消息透露給太子，太子熊建逃往宋國去了。

費無忌便把矛頭指向伍奢，對平王說，伍奢有兩個兒子，都很賢能，不殺掉他們，將成爲楚國的禍害。可以用他父親作人質，把他們召來。

哥哥伍尙一到楚都，楚平王就把他和伍奢一塊殺掉了。伍家上下老小近百口，被族誅，也都遇難。欲斬草除根的楚平王和費無忌，派人前來搜捕伍子胥，幸好伍子胥有一身武藝，來人害怕，不敢近身，得以逃走。而上面說的這段歷史發生在公元前522年。

伍子胥盜楚平王墓的具體過程是什麼樣的？不同史書上所記載的情況並一不致，甚至連他掘墓鞭屍這件事都有人懷疑。

《史記》記載，「五年而楚平王卒」，即楚平王死於公元前516年。楚平王死後，立他與秦女所生的兒子熊軫爲王，即史上所說的「楚昭王」。公元前511年，伍子胥找到了復仇的機會。當時楚國攻打蔡國，蔡昭公知道伍子胥在吳國做官，就向吳求救。吳王同意支援，派出伍子胥、孫武一起助攻。結果在吳、蔡多方力量的圍攻下，楚昭王敗逃他國。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就是發生在這次事件後。

打下楚國都城後，伍子胥聽說楚平王已死，氣得捶胸大哭。有人勸他仇人已死，應該高興才對，爲什麼反而痛哭？伍子胥說，「我哭平王死得太早，恨不能親臬其首，以雪父兄之仇。」

《史記》記載，伍子胥找了半天楚昭王卻沒有找到，於是就挖掘楚平王的墳墓，將其屍體從棺材中拖出來，用鞭子狠狠地擊打了300下，這才住手。此即「鞭屍三百」典故的來由。此時，楚平王已死了五年，伍子胥離楚出逃過了10年。

伍子胥這番掘墳也算盜墓？是的。這一組文章後面還要說到這種「盜」。

獼猴桃與奇異果

中國是獼猴桃的原產國，新西蘭從中國引種後稱它爲kiwi，我們中國人莫非要反過來棄「獼猴桃」這一祖宗傳下來的、美妙的名稱不用，也要亦步亦趨地跟著新西蘭人稱它爲「kiwi」嗎？令人遺憾的是，提出這個問題並非是杞人憂天！

kiwi的中文譯名叫「奇異果」。如果您用香港廣東話來念「奇異」這個詞，它的發音還眞的與新西蘭英語中「kiwi」的發音有幾分相似呢。在英語中，kiwi有三個意思，它可以指一種鳥、指一種水果或指人。鳥是指新西蘭產的一種不能飛的鳥，按照當地土著毛利人的叫法被稱爲「kiwi」。這是一種極爲珍貴的鳥種，向來被視爲新西蘭的國鳥。水果就是指來自中國移種在此的獼猴桃。至於人就是指新西蘭人——就像美國人被稱爲「山姆大叔」那樣，新西蘭人的一個別稱就叫kiwi。後兩個意思是從第一個意思引申出來的。

從一千二三百年前起，獼猴桃就被中國人發現、培育、利用。它被記載在《本草綱目》等各種醫藥、歷史文獻中。一百多年前，新西蘭人開始從中國引種獼猴桃，最初的一段時間他們還依據上述事實，將獼猴桃稱爲Chinese gooseberry(中國醋栗)。到了1959年則把此名廢棄，正式改叫kiwi。這樣一來，這種水果的名稱就完全「去中國化」，而打上了深深的新西蘭烙印。試問，還有哪一個詞比「kiwi」有更深的新西蘭印痕呢？值得一提的是，獼猴桃的拉丁文學名向來叫Actinidia chinensis。1984年在一些人的策劃下，相關的學名組織新設了一個Actinidia deliciosa的拉丁文學名，把大部分進入世界貿易的獼猴桃品種，歸在這個新學名的名下。雖說Actinidia chinensis這個學名還在，卻被大大架空了。

新西蘭正式把獼猴桃改名爲kiwi後，先是大肆向香港、台灣推銷，後又進一步向大陸銷售。kiwi被譯爲「奇異果」，這當是香港的一些策劃者的「功勞」。在我的印象中，「奇異果」一詞一開始還是偶爾出現在我們的媒體上；到後來，「獼猴桃」和「奇異果」的兩種說法差不多就平分秋色了；到如今，「奇異果」的叫法似已有蓋過「獼猴桃」說法之虞。君不見，我們以往通常稱之爲獼猴桃、獼猴桃果汁、獼猴桃薯片、獼猴桃水果糖等已被代之以奇異果、奇異果果汁、奇異果薯片、奇異果水果糖……

中國人對「名」本是非常重視的。有時候，兩個地方爲了爭哪個地方是某名人的出生地，哪裡出的某名牌白酒最爲正宗而鬧得不亦樂乎。眞的想不明白，對於在國際上，甚至在自己的家門口面對欲用「kiwi」（「奇異果」）取代「獼猴桃」這一中國傳統名稱的做法，採取的卻是那樣大大咧咧、滿不在乎，甚至還隨口順著別人叫。難道在世界上認識、利用獼猴桃最早的中國人要聽毛利人的「正名」：獼猴桃不該叫獼猴桃，它的正確名字應是與我們的珍禽、我們的綽號相同的名稱——kiwi！

桃花源的故事

東晉詩人陶淵明寫了一篇名垂千古的文章——《桃花源記》。說的是武陵的一個漁夫，沿著一條小溪航行，忽然看到山中有一個缺口，就丟下船從這缺口裡走進去，發現了另外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土地平曠，房屋整齊，人民生活古樸自足，男女老少熙熙爲樂。看到漁人他們大吃一驚，紛紛請他回家吃飯飲酒，自稱祖先是爲了逃避秦時的戰亂，逃進桃花源的。這些人不知道秦以後有過漢朝，漢朝以後又有晉朝。漁人在桃花源裡住了幾天，想家了，就與他們告別。出了桃花源，以後再去尋找，卻怎麼也找不到了。

《桃花源的故事》一書，就是根據這個故事繪圖改編製作而成。美麗的圖畫爲我們詮釋了如仙境一般的桃源美景，同時也準確地傳達出了文本所表達的思想以及作者蔡皋的一種人生境界。蔡皋在書中對於畫面的陳設，有許多是她對於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的一種補充和創造。蔡皋把想像的虛無縹緲的烏托邦具體化了，讓人感覺到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桃花源。在進桃花源的時候，漁人所見到的洞被安排成「一線天」，因爲蔡皋不想讓洞口看起來黑洞洞，使人壓抑。漁人從桃花源出來的時候，裡面的人送給他一包禮物，裡面有種子和一隻撥浪鼓。這個細節是蔡皋的創造，從中可以窺見她熱愛自然，喜愛兒童的秉性。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桃花源。詩人用詩句去想像，畫家用畫筆去描摹。而不能寫不能畫的，祇能在心裡百般琢磨；琢磨不過癮，還是想要看看眞的桃花源；看不到眞的，那麼，欣賞一下畫上的桃花源也是好的。人類本來就渴望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裡。中國的農業文明歷史悠久，人們曾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的安詳恬靜的生活，人的生活節奏與大自然渾爲一體。但是，「現代化」把美麗的大自然和寧靜的生活拋到了遙遠的角落裡。

正如作者所言，《桃花源的故事》雖然是理想中的世界，但是按照現實中的樣子畫了下來，爲的就是表現出滿足於純樸自然的那種精神美。也許，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各自的桃花源。然而，夢幻般的桃花源會裝點我們平淡的生活，使它像桃花那樣燦爛，那樣充滿幸福。

筷子與生命

筷子是用來餵養生命的。一個「永遠祇知道」筷子就是用來餵養生命的人，他也是幸福的，因爲他不知道，筷子也是可以用來歧視生命的——他沒有受過筷子的歧視。哦，我的另一個朋友，說他有一次接待了一個來自香港的客人，那個客人是在一個有錢人家裡當過保姆的，「他們家裡吃飯，桌子上是擺著三種筷子的——金筷子，銀筷子，木筷子，最下等的人，當然是用木筷子吃飯了，我和另一個傭人，就是兩個最下等的人，那段時間，每次拿著木筷子吃飯，我都吃不進，我也不敢抬眼看人，怕看見人家手裡的金筷子，銀筷子。」這個客人跟我的朋友說。

西方人是不用筷子吃飯的，但某些西方人到中國訪問的時候，也會在吃飯時拿一拿筷子，以示對中國人的尊重。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第一次到中國來，在中國領導人爲他舉行的國宴上，也是拿了一下筷子的。宴會結束後，一個記者飛快地跑上前去，把那雙筷子搶到手。等其他記者醒悟過來，要花二百美元買他搶到手的筷子，他卻說給再多的錢都不賣。在英語裡，中國人吃飯用的筷子，是被翻譯成「棍子」的。棍子，是可以當作武器用的，是可以致人死命的。尼克松到中國來，棍子，在他手裡變成了另一種武器——意味深長吧？意義深遠吧？這個記者眞是有眼光，而且反應快。

可以說，筷子與生命的關係，不是一般的密切，而是無比的密切。有一次在報紙上看到一個照片：一群大學生，用學生吃飯後扔下的一次性筷子，紮成了一棵一人多高的樹。我想這群大學生是想告訴我們：筷子是用樹做成的，而樹是有生命的；樹的生命，是可以置換成地球的生命的——地球失去的樹木越多，地球的生命就越短；地球的生命短了，人類的生命還會長嗎？人類用一次性筷子吃飯，不也是等於在用筷子自殺嗎？